

誠意伯文集

一
函
十
冊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三

喬孫

孤喚元奇重梓

郁離子

虞孚第十

虞孚問治生於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爲上貨吾見賣漆者糞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煮爲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於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僧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

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
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僧至視漆之封識新疑
之謂虞孚謂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
遂丐而死於吳

若石隱於冥山之陰有虎恒蹲以窺其藩若石帥其人晝夜
警日出而殷鉦日入而燎燀宵則振鐸以望植棘樹墉坎山
谷以守卒歲虎不能有獲一日而虎死若石大喜自以爲虎
死無毒已者矣於是弛其機撤其備垣壞而不修藩決而不
理無何有羆逐麋來止其室之隈聞其牛羊豕之聲而入食
焉若石不知其爲羆也叱之不走投之以塊羆人立而爪之

斃君子謂若石知一而不知二宜其及也

郁離子居山夜有狸取其雞追之弗及明日從者獲其入之
所以雞狸來而繫焉身縲而口足猶在雞且掠且奪之至死
弗肯舍也郁離子嘆曰人之死貨利者其亦猶是也夫宋人
有爲邑而以賂致訟者士師鞠之隱弗承掠焉隱如故吏謂
之曰承則罪有數不承則掠死胡不擇其輕終弗承以死且
死呼其子私之曰善保若貨是吾以死易之者人皆笑之則
亦與狸奚異焉

蹶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於龜陰取其原爲稻而隰爲梁
其友謂之曰梁喜亢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其何以能

言言集卷之三
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視於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
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旣而商於汶上必相貨之急於時者趨
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其友又
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
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
悔矣他日以舶入於海要其友與偕則汜濫而東臨於巨淵
其友曰是歸塘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於大壑之中九
年得化鯢之濤噓之以還北還而髮盡白形如枯腊人無識
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
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蹶叔三悔以沒齒

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齊人有好詬食者每食必詬其僕至壞器投七箸無空日館人厭之忍弗言將行贈之以狗曰是能逐禽不腴以贈子行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嗥而後食且食而且嗥主人詬於上而狗嗥於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僕失笑然後覺郁離子曰夫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又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斯人之謂矣

黔中仕於齊以好賄黜而困謂參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於賄矣惟先生憐而進之又黜參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爲酒困五藏熏灼肌骨蒸煑如裂百藥不能救三日而後釋

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明日而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而大釂忘其欲死矣故猶不能無食魚雞不能無食蟲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就不能絕也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聞噉噉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翳之與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噉噉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爲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則儻幸以爲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於其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犂冥之梁父之山得瑪瑙焉以爲美玉而售之人曰是瑪瑙也石之似玉者也若以玉價售徒貽人笑且卒不克售胡不實之雖不足爾欲售矣弗信則抱而入海將之燕適海有怪濤舟師大怖徧索於舟之人曰是必舟有寶而龍欲之耳有則亟獻之無惜惜胥沒矣犂冥拊膺而哭問其故曰予實有重寶今將獻之不能不悲耳索而視之瑪瑙也舟師亟然怒其怖而笑曰龍宮無子不能識此寶也

人不解太宰

姑蘓之城圍吳王使太宰伯嚭發民以戰民詬曰王日飲而不虞寇使我至於此乃弗自咎而驅予戰戰而死父母妻子皆無所託幸而勝敵又不云予功其奚以戰太宰嚭以告王

請行賞王恹不發請許以大夫之秩王顧有難色王孫雄曰姑許之寇退與不與在我王乃使太宰豁布令或曰王好詐必誑我國人亦曰姑許之寇至戰不戰在我於是王乘城鴈羹子皮虎躍而鼓之薄諸閭闔之門吳人不戰太宰豁帥左右扶王以登臺請成弗許王伏劍泰伯之國遂亡

鄭之鄙人學爲葢三年藝成而大旱葢無所用乃棄而爲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爲葢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葢者欲學爲兵則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己也故粵

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澇人謂之宜洩水以樹
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穫則償所歉而
贏焉故曰旱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狐丘之野人世農農田之入儉恒思易其業而未有加於農
者其舅之子騶於邑大夫歸而華其衣見而企焉遂棄農而
往爲騶其主曰汝自欲耳余弗女逐也三年而不返則汝之
田與廬吾當使他人營之無悔也蹠而辭曰唯越三年而其
所事者物故欲復歸而田與廬皆易人矣故主憐而召之而
其同里皆疾其亡故而違常也遂而不敢復而塗殍焉或以
語郁離子郁離子曰古稱良農不爲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

閱廢市正謂此也吳人有養猿於籠十年憐而放之信宿而輒歸曰未遠乎舁而舍諸大谷猿久籠而忘其習遂無所得食鳴而死是以古人慎失業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傲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傲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傲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掩其明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天道第十一

孟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鳶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

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予矣

郁離子曰蠶吐絲而爲繭以自衛也卒以烹其身而其所以賈禍者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蠶亦愚矣哉蠶不能自育而託於人以育也託人以育其生則竭其力戕其身以爲人用也弗過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爲己用又戕其生而弗恤甚矣而曰天生物以養人人何厚物何薄也人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育天下之物則其奪諸物以自用也亦弗過不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蚩蚩焉與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養我也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
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變吾聞之畜極則
洩闕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
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
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
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
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
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
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
葢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

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峰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郁離子曰氣者道之毒藥也情者性之鋒刃也知其爲毒藥鋒刃而憑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嗚呼天與人神靈者也而皆不能不爲欲所使使氣與情得以逞其能而性與道反隨其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幾乎窮矣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沾其袖

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怙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者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愧耻若撻於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伊尹得湯而相之湯以七十里之國爲政於天下有人民焉有兵甲焉而用之執征伐之權以爲天下君而伊尹爲之師故得志而弗爲伊尹耻之今夫子羈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爲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今

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故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楚南公問於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